

李白与唐代文化

葛景春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李白与唐代文化

葛景春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李白与唐代文化
葛景春 著

责任编辑 贾传棠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省文联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212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5348-1304-2/I·583 定价 9.90元

前 言

——李白与唐代文化精神

诗歌是文化的一种，它不但要受到文化其它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而且还是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大系统，那么诗歌就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子系统是大系统的一部分，同时它与大系统的其它各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白的诗歌和唐代文化的关系就是如此，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李白的诗歌既受着唐代文化的广泛深刻影响，同时它也犹如一面镜子，折射着唐代文化的光辉。他的诗歌，受到了唐代文化中的各种因素诸如哲学、历史、宗教、习俗、风尚、旅游、饮食、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也是唐代文化各方面的集中表现和反映。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唐代文化的灿烂成就，我们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李白的诗歌；同时，通过李白的诗歌我们也可以一窥大唐文化的灿烂和伟大。在唐代文化中，盛唐时期的文化最具有代表性。它是唐代文化最集中的表现。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最强盛的朝代。尤其是盛唐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是在文化方面都是空前的强大开放，繁荣昌盛。它是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版图，东至库页岛、西至咸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至越南的中部，国土十分辽阔。唐朝的声威远及四海：东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南至印度支那、印度和阿拉伯；西至欧洲的罗马帝国。当时的国际商队的骆驼，驮着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中国的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横穿亚欧大陆；外国商人的船只也满载着中国货

物，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直通世界各国。同时外国的商品，如日本布、高丽参、林邑象牙、天竺香料、大秦珠宝，都可以在长安的市上买到。在文化方面，唐人一方面大敞胸怀，广泛地吸收外来的文化，如天竺的佛教、波斯的祆教、大秦的景教及西域各国和各民族的雕塑、音乐和舞蹈；一方面融而化之，和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光辉璀璨的大唐文化。如唐代的诗歌、唐代的音乐、唐代的舞蹈、唐代的书法、唐代的绘画等，一直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尤其是唐诗，更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唐代诗坛上，李白和杜甫站在时代的顶峰，他们是唐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其中李白更是盛唐诗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诗歌是盛唐气象和盛唐之音的典型体现。

李白的诗歌体现了唐代文化的浪漫精神。唐朝的初盛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当时的士人都怀着远大的理想，饱满的激情，开放的胸怀，美丽的幻想，走向政治和历史的舞台。尽管他们也经历着种种的坎坷和磨难，饱尝过生活的种种的不平和辛酸，但是他们的精神始终是高昂向上的，朝气蓬勃的，对未来充满着幻想和希望。他们怀着“欲上青天览明月”的浪漫情怀，做着“致君尧舜上”和“立登要路津”的卿相之梦，来寻找他们的政治道路，实现他们安社稷、济苍生的报国理想。他们或致身庙堂，或从军边塞，或暂隐山林，或漫游天下，无不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奉献出他们的才能。正是这种浪漫的精神，鼓舞着他们在政治和文化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精彩动人的历史剧，谱写了一篇篇声情俱佳的壮丽诗篇。盛唐的文学艺术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浪漫精神。盛唐的音乐和舞蹈，如羌管羯鼓急促的节奏，胡旋、霓裳飞旋的舞姿，情调热烈奔放；盛唐的绘画，如大、小李将军的金碧山水，色彩绚烂；吴道子的人物画像、敦煌壁画的飞天，衣带飞舞飘动，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盛唐的书法，如张旭的狂草，龙飞凤舞，酣畅淋漓，包含着生命的活力；盛唐

的诗歌，意气风发，雄浑豪迈，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李白就是他们这种浪漫精神的杰出代表。李白像盛唐其他诗人一样，胸怀壮志，致身报国。不过他的理想更高，气魄更大，幻想更浓。他要做管仲、晏婴、诸葛亮和谢安等为帝王之师那样的宰相，建立“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那样的盖世功业，想通过用帝王之术、王霸大略，游说人主，立谈知我，顿为卿相的一鸣惊人的非常之举，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对进士、明经之类的科举考试和郡县僚佐一类的小官，不屑一顾。时人以“横海鲲、负天鹏”视之。在朝中，他“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它诸如国忠捧砚、力士脱靴、贵妃侍酒，龙袖拭涎之类的传说，更是他高大的人格和浪漫精神的体现。不过李白的浪漫精神，主要还在表现在他的诗歌上。他的诗歌，立意高远，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神与物游。如江河入海，波涛澎湃；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白云在天，卷舒自如。其热情似火，飘逸似仙，绚丽似虹，奇峻似山，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

李白的诗歌体现了唐代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唐代处于上升时期，唐代的统治者，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他们的心胸都比较阔大，政策比较开放，敢于吸收和容纳不同的思想和意见。不管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或是外国的思想和文化，他们都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他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儒、道、释（此时的佛教已经中国化了），三教并用，对外国的宗教如大秦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的祆教（即伊朗的拜火教）等，也敢于接收容纳。对于外域或外族的文化艺术如胡人的服装、印度和西域的音乐和歌舞，都大胆地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化为本民族文化的血肉营养，表现出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度。因此，唐代的士人大都不是谨小慎微，老死窗下的拘拘儒生，他们眼界开阔，思想解放，心胸豁达，磊磊大方，不拘小节。还有轻文尚武的一股侠风。李

白于此尤甚，他集儒、释、道、侠于一身，十岁通百家，十五好剑术，二十习纵横，二十五携书剑辞亲出蜀，游历天下，有胆有识，亦文亦武。喜建功名，而又不被功名所缚。平交王侯，游戏公卿，视权奸如鸡狗，弃富贵如粪土。他“混游渔商，隐不绝俗”，广交三教九流，任侠使气，挥金如土。他兴趣广泛，涉猎甚广，对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艺术都相当精通，对兵法相当熟悉，对骑射击剑甚为熟娴。李白不仅对传统文化全面地批判继承，对外来的文化也广为接触，他的家世就颇有胡化的色彩，对西域文化比较熟悉。正是因为他视野的开阔，心胸的阔大，所以他处世为人颇为通达，个性开朗，思想自由，不为儒家传统的思想和世俗礼教所束缚。他的诗歌，摆去拘束，放浪恣肆，无所畏惧，畅所欲言，迭荡开阖，纵横驰骋，如自由翱翔、云游八裔的大鹏，充满了盛唐时代的理想主义和自由精神。

李白的诗歌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创造精神。唐代文化在对前代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外来文化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有所新的创造和发展。大唐混宇南北，天下一统，又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因此，在文化方面，它既有北方文化的朴实和刚健，又具有南方文化的绮丽和清秀，同时又具有外来文化的新奇。这在唐代的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盛唐时代崇尚创造，像盛唐的十部乐、霓裳羽衣舞、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吴道子的人物画、王维的水墨山水、杨惠之的雕塑、张旭的草书、颜真卿的楷书、佛教的禅宗、道教的坐忘派、王、孟的山水田园诗、高、岑的边塞诗、以及李、杜的诗歌，大都是开派立宗、空前未有的文化奇观，呈现出盛唐时代旺盛的创造精神。李白对自己的创造才能非常自信。他曾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创造精神的代表。李白的诗歌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其诗的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在思想上他空前解放，言前人的未敢言，他嘲尧

舜、笑孔丘，讽刺皇帝，戏弄权贵，非圣无法，大胆至极，在古人中，素以狂傲著称，几乎无人可比。在诗歌艺术方面，他借鉴兵法、书法、音乐等手法为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尤其是对歌行和绝句等诗体，进行创造性的发展，遂成千古绝唱。李阳冰对李白的诗歌的评价最为贴切：“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今古文集，遇而不行，唯公文章，横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与！”（《草堂集序》）

李白诗歌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包容精神。盛唐文化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体现出一种众流归海的大度和包容精神，所以盛唐文化才能呈现出恢宏气象。它充分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和消融能力。大海不弃微涓，故能成其大；盛唐文化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是对待外来文化，都能兼容并蓄，故其能包罗宏富，丰富多彩。盛唐时代三教并行，思想上比较宽松，艺术风格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李白的诗歌也是这样，几乎容纳了盛唐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诗歌中，充分地反映了唐文化的丰富多采。他的诗歌有儒家的热情、道家的超旷、兵家的奇诡，纵横家的奇纵，释家的空灵、神仙家的高逸。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样，有的雄奇，有的飘逸，有的高华，有的平易，有的清新，有的绮丽。总之，充分地呈现出了盛唐文化的包容的精神和恢宏的气象。

李白的诗歌是唐代文化的一株奇葩，它最具有盛唐文化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李白是盛唐文化的体现者，是盛唐的诗魂。是唐代文化哺育了他及其诗歌。同时，李白及其诗歌，也给唐代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本书对李白与唐代的儒学、道教、佛教、外来文化、干谒之风、隐逸之风、尚武风尚、漫游风气、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月文化、酒文化等十多个方面来论述李白诗歌与唐代文化的

密切关系，意在通过李白的诗歌全面系统地探讨其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深刻的文化意蕴及唐代文化对其诗歌的渗透和影响。从而能使大家对李白及其诗歌有进一步的深刻理解。

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参阅并采用了当代时贤的许多见解，这里仅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可能还存在着不少的不足和谬误，幸望海内方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是正。

葛景春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前言

——李白与唐代文化精神	(1)
-------------------	-----

一、执着人生的入世梦

——李白与唐代儒学	(1)
-----------------	-----

- 1、唐代儒学的振兴
- 2、李白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
- 3、功成身退——李白的人生处世理想
- 4、李白与孔夫子

二、心灵遨游的白日梦

——李白与唐代道教	(18)
-----------------	------

- 1、道教是唐代的国教
- 2、李白与老庄思想
- 3、李白与道教
- 4、李白诗歌所受道教的影响

三、超越现世的天国梦

——李白与唐代佛教	(43)
-----------------	------

- 1、佛玄合流的盛唐佛教
- 2、李白的佛教思想及其特点
- 3、李白诗歌的玄风禅韵

四、天马西来月支窟

——李白与外来文化	(64)
1、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64)
2、李白家世的胡化色彩	(69)
3、李白诗歌与外来文化	(75)

五、高冠佩雄剑 长揖韩荆州

——李白与唐代的干谒之风	(84)
1、唐人的干谒之风	(84)
2、李白从耻于干谒到遍干诸侯	(88)
3、李白与干谒诸侯、游说公卿的纵横术	(91)

六、待吾尽节报明主 然后相携卧白云

——李白与唐代的隐逸之风	(95)
1、唐代的隐逸之风	(95)
2、李白的隐逸史	(101)
3、李白与历史上的隐逸之士	(105)

七、儒生不及游侠儿

——李白与盛唐的尚武风尚	(113)
1、功名只应马上取——另一条入仕的门径	(113)
2、李白的任侠之举与尚武风气	(117)
3、李白的边塞诗	(122)

八、交友遍天下 好入名山游

——李白与盛唐的漫游之风	(131)
1、唐人的漫游之风	(131)
2、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李白的交游诗	(134)
3、诗歌犹待江山助——李白的山水诗	(142)

九、盛唐之音

- 李白与盛唐音乐 (149)
 - 1、中国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 (149)
 - 2、李白的诗歌与盛唐音乐 (153)
 - 3、李白词与盛唐音乐 (162)
 - 4、李白歌诗与音乐之关系 (163)

十、酣来自作青海舞

- 李白与唐代舞蹈 (167)
 - 1、唐代的舞蹈 (167)
 - 2、李白与盛唐舞蹈 (173)
 - 3、李白诗歌与舞蹈艺术精神 (183)

十一、驱山走海置眼前

- 李白与唐代绘画 (186)
 - 1、唐代的绘画 (186)
 - 2、李白与盛唐绘画大师的交游 (189)
 - 3、李白的题画诗 (191)

十二、潇洒出风尘

- 李白与唐人书法 (198)
 - 1、唐代的书法 (198)
 - 2、李白的书法与盛唐的书法大家 (201)
 - 3、李白诗歌与盛唐书法 (209)
 - 4、李白的书法美学思想 (211)

十三、欲上青天览明月

——李白与唐代的月文化	(213)
1、唐诗与唐代的月文化	(213)
2、李白咏月诗的美学境界	(219)
3、李白咏月诗的文化意蕴	(226)
 十四、莫使金樽空对月	
——李白与唐代酒文化	(232)
1、唐诗与酒	(232)
2、诗仙与酒仙	(238)
3、李白与酒神精神	(246)
 参考书目	(255)
 后记	(264)

执着人生的人世梦

——李白与唐代儒学

1、唐代儒学的振兴

中国的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至汉武帝时，才罢除百家，定儒学为一尊，从此，儒学开始独霸天下。到了魏晋之世，以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为特征的汉代儒学，开始衰微，以庄老为核心的玄学盛行，打破了横行天下三百馀年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同时佛教也传入了中国，中国思想又走向了多元发展的道路。儒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时期，虽然处于低潮，已丧失了其垄断地位，但是，它的宗主地位并未丧失。因为历代历朝的皇帝，虽或尊佛抑道，或崇道抑佛有所不同，但是支持儒学的态度却是相同的。因为儒学三纲五常的君臣父子之道，是一切统治者藉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在儒、释、道三教纷争中，儒教的地位虽时有高下，但在实际中，儒教一直是占有中心的主要地位，而佛、道则处于辅助地位。儒家的经典，一直是各个朝代国家制定政策方针的依据和国家教育的法定内容；儒家的伦理道德，一直是社会风俗和人们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同时，儒学在三教的斗争中，也在不断地吸收融合释、道中有益的成份，部分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发展形成为新儒学。

唐代承隋之后，重新统一了天下，出于统治的需要，在唐初又重新大力提倡儒学。唐高祖是一个“颇好儒臣”的皇帝。他在武德元年，恢复学校，“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馀员，群

县学亦各置生员。”（《资治通鉴·唐纪一》）武德二年，他下诏说：“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旧唐书·儒学列传序论》）唐高祖还曾亲临国子学，听诸生讲解经义。（《旧唐书·陆德明传》）

一代英主唐太宗，马上得天下，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因此非常留意治国之道。他在对群臣总结历史之经验时说：“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最终“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于是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唐太宗在他即帝位之前就颇留意儒生，曾在秦王府置十八学士，讲论经史。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就立孔子庙堂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国学中增筑学舍四百餘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又置书学、算学博士，广召学生。唐太宗又数次临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经书，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于是，“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篋升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卷七）但唐太宗对儒学最大的贡献，是命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定五经。儒家经典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因版本不一，文字岐异，注释分歧，常常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必须有统一的经典依据。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四年，“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卷七）从此儒家的经典，结束了南北经义

歧异的局面，《五经正义》作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所遵循的范本，达到了儒学思想上的统一。对统一全国的思想认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详列各经本的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儒经音训，基本上借此以保存。《经典释文》共采集了诸儒二百三十馀家的音切和训诂，工程浩大，实际上是汉魏六朝经学的总结。在此书的《序录》中还详述了经学传授的源流，为研究经学的必读之书。

唐高宗虽然不像唐太宗那样崇儒，但对儒学仍是很重视的。永徽四年，唐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并规定“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旧唐书·高宗本纪》）乾封元年，唐高宗在泰山封禅之后，驾幸曲阜孔庙，并追赠孔子为“太师”。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

武则天虽然一向崇佛抑道，但对儒教仍不待慢，上元元年，她曾向高宗上奏，请每岁依儒家经书《孝经》、《论语》试人。在武则天称帝之后的天授三年，她追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为“隆道公”。

唐玄宗是一个以崇道有名的皇帝，但他对儒家也情有所钟。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一部并颁布天下。对孔子他更是礼敬有加，开元二十七年，他追赠孔子为“文宣王”。孔子被封王，自玄宗始。

唐朝基本国策是三教并行。虽然不同的统治者在儒、释、道三教方面，或偏道，或偏佛，或偏儒，但这也只有些倾向而已，并非搞一教独尊，而是三教兼容，只是在三教的排列名次上有些区别。有的还只是名义上的区别，如唐太宗，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偏儒的，但在三教的排列名次上，他还是把道教排在儒、释的前面。这是因为，李唐既尊道教的教主老子为其“圣祖”，道教就不能不在儒、释之前。他曾说过这是不得已的苦衷：“况朕之本系，出自柱史，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功；天下大定，实赖无为

之德。……庶厚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犹龙传》卷五）原来他表面上崇道是为了“厚本”和“尊祖”。唐玄宗本来是崇尚道教，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也要大讲儒家的孝道和尊孔。他们对待佛教也是这样，唐太宗晚年，对待玄奘优礼尤加，并亲为佛教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这并非表明他已虔心向佛，而是他笼络佛教的一种手段。唐玄宗晚年也是如此，开元二十三年，他为佛经《金刚经》作注，并颁布天下；天宝十一载，他为佛像题额并稽首祈福，也是出于利用佛教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考虑。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唐代的儒学在与释、道的纷争中（主要儒、释之争），与释、道逐渐交融，吸收释、道的一些成份，使儒学呈现出新的面貌，为宋代的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唐的韩愈、李翱和柳宗元等人，通过对佛老的批判，在思想上吸收了佛教的思辩方法、心性学说，融合了道教的宇宙论等，对儒学做了一定的改造，使儒学既改变着对方，又改造、丰富了自身，在创造新儒学这个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2、李白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

在唐代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受儒家思想束缚最少的一个。但这并不表明，他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不多，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不深。事实上，李白和唐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而儒家思想在他的身上也打着甚深的思想印记。因为，自古以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就主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事君荣亲、建功立业、兼善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直是封建时代中国士人的心理情结。这种儒家对社会的参与意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只有大小强弱的不同，绝对不受其影响的，几乎根本不存在。李